

这是盘古开天地最疯狂暴烈的一次情恋，远远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

简单，他孕育了大清一个莫大的祸端，
并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天意难违的巨大变数。

西岭雪◎著



后宫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线装书局

后 宫

西岭雪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宫 / 西岭雪著. — 北京: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05.3

ISBN 7-80106-373-2

I. 后… II. 西… III. 历史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0077 号

责任编辑 张 剑

责任印制 王雪梅

装帧设计 虚竹堂

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1007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xzshuju@hotmail.com>
<http://www.csspw.cn>

电 话 010-84029450 (邮购) 010-64031534 (总编室)

排 版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制版车间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875 印张

字 数 390 千字

定 价 24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楔子/1

第一章/9

大金深处那些凄艳的往事

第二章/25

绮蕾的到来在后宫掀起了轩然大波

第三章/41

多尔袞将绮蕾接进了睿亲王府

第四章/57

多尔袞和绮蕾结成了新的同盟

第五章/73

一个妖孽在睿亲王府悄悄地炼成

第六章/89

睿亲王妃成了绮蕾的义母

第七章/105

一连三夜的处子之舞

第八章/121

夏日后宫的一个春梦

第九章/135

当争宠不是后宫的主题

第十章/151

谁才是大汗最爱的女人

第十一章/167

世界上最香艳的一次暗杀

第十二章/183

令人扼腕的第二次刺杀

第十三章/199

弄假成真的东宫娘娘

第十四章/217

皇太极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

第十五章/235

清官深处谁是谁的真爱

第十六章/253

有些计划十个月前就必须准备

第十七章/269

桂花树下的天仙子

第十八章/285

称后路上的第一个牺牲品

第十九章/301

福临和八阿哥是同一条命

第二十章/319

绮蕾又回到了关雎宫

第二十一章/333

沙场之上谁是真正的英雄

第二十二章/351

相逢何必曾相识

第二十三章/369

参汤是一柄双刃剑

第二十四章/387

坐拥天下称王称后

尾声/403

2

楔子

狂飙涌进，席卷漠南草原。

乌云迅速聚合，天低下去，草低下去，高举的旗帜低下去，人群也一层层地低下去。

宇宙洪芒，天地玄黄，万物回归至混沌未开时的无助与微贱，在黄沙中发出撕心裂腑的呐喊或呻吟。

哭叫声，砍杀声，求救声，斥骂声，以及刀剑刺入身体的声音，响成一片。

渐渐地，所有的声音汇合起来，万众齐呼，重复着同一句话：“吾皇太极！吾皇太极！吾皇太极！”

风停了，沙定了，天亮了。

原来，那不是狂风，是十万精旅。

兵是强兵，袒背，半裸前胸，沙尘与汗纠结着莽莽的胸毛，每一块肌肉都饱满贲张，执戟，仰天长笑，充满胜利的喜悦；

马是良马，赤红长鬃，四蹄刨动，尾部夹紧，马头高昂，不住地打着响鼻，正是最好的蒙古骏马。

这样的强兵弩马之前，没有人可以抗衡。

所向披靡，无坚不摧。

马群的最前沿，高高在上地骑坐着这支劲旅的首领、率队亲征的金国汗王皇太极。挎腰刀，佩宝剑，金铠银甲，傲然四顾，审视着他新的臣民。

自继汗位之后，这些年来南征北战，远揖近交，蒙古大漠已经尽归旗下，察哈尔部林丹汗是草原上最后一个妄想与他抗衡的部落，如今也终于被征服了，成为他胜利战旗上又一道辉煌的旌纓。

疯狂叫嚣的林丹汗逃走了，帐篷化做一片火海，风助火势，愈烧愈旺，直卷向天上去。那些骁勇善战，就在刚才的刚才，还高举战剑，叫嚣着要取下他项上人头的死士们，已经当真成了他的剑下死士。

他们倒下了，或者，跪下了。

俘虏们被集中在火场的前方，在他的马头前卑微地跪下去，跪下去，手脚伏低，以额触地，在绝对的胜利与权威面前，没有人敢出声，甚至没有人敢抬头看他一眼。

天地间只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“吾皇太极”！

天下人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服从他，跟随他，拥护他。

除了身后的战队，他的面前，只有旺红的火，和一片黑鸦鸦臣服的人头。

人头铺到什么地方，他的疆土便扩展到什么地方，亦如熊熊烈火，以燎原之势，勇不可挡，所向无敌。

皇太极踌躇满志，仗剑长啸，啸声清越激昂，穿过草原，一径刺向云端里去了。

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目光一凝，不可思议地看到了对面火光映照下惟一站立的物体。

那是一个人。

一个女人。

一个美丽的女人。

着白衣，长发如云，与宽大的裙一起在风中飞扬，像一面旗。

天地间，除了这火，这云，这沙漠，这黑色的人头，那女子便是惟一的颜色。

皇太极震惊至不可名状。

在他面前，没有人敢站着面对。要么跪，要么死，但是不可以站着。

然而，那女子却傲立于万千低伏的黑色人头之中。于万千低伏的黑色头颅间，高高扬起她的脸，向天地傲然地宣布着她的不屈与美丽。

这真是大逆不道。

可是，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张脸。

美得绝尘。

那张脸上，没有悲伤，虽然，她的兄弟就卧在她的脚下，从一个有着阳光般笑脸的大男孩转瞬间变成了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，胸前的窟窿甚至还在流血。

那张脸上，也没有怜悯，虽然，她的姐妹就跪在她的脚下，正像其他苟活偷生的人一样，瑟瑟地发着抖，含着泪一遍遍跟着人群磕头下拜。

那张脸上，更没有恐惧，虽然，她面对的，是魔鬼见了也要退避三舍的草原之鹰皇太极。

那张脸，有的只是平静，只是不屈，只是沉默。

平静如霜，不屈如雪，沉默如雷。

它们结合起来，在皇太极眼中心上留下的，却是一道闪电。清晰而疼痛地，划亮他的视线。

他扬起手中的鞭子，猛地望空一挥，天地间刷地静下来。

静得只听见风的声音。

风从苍茫的远古吹来，吹过秦皇汉武，吹过唐诗宋词，吹过元风明韵，一直吹到莽莽草原上来，吹向新一代的天之骄子——皇太极！

他翻身下马，一步步走近她：“你不怕我？”

她看着他，甚至连一个摇头的动作也没有。桀骜不驯，而又从容沉静地写作天地间一个大大的定格。

他逼近一步：“你不怕我杀了你？”

她仍然只是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涟漪。

她的平静令他激怒，她的不屈又令他佩服，而她的沉默，更令他震撼——是什么使一个看起来年仅二八的小女子会有如此的从容和无惧？她不跪他！她不怕他！她不服他！为什么？凭什么？

他站在她的面前，只有一步之隔：“你不怕死么？”

随着这句问话，他伸出手去，想托起她的下巴，好把那张脸看得再真切些。

随着那句问话，她也同时伸出了手，迅雷不及掩耳，自袖中抖出一柄短剑，毫不犹豫，刺向他的胸膛，只差一点就命中心脏。

只差一点。

因为剑尖堪堪刺到，一枝绿羽快箭已经后发先至，直射她的胸口，没羽而入。

一个满脸虬髯的年轻武士随之打马前来。

那是旗军中的神射手、皇太极的异母兄弟多尔衮。

“啊！”

两声“啊”是同时发出的，以至于听进耳中的只是一声。那是皇太极，也是那白衣的女子。然后，他们同时倒了下来。

女子在倒地之前，仍然拼尽全力将剑刺入皇太极的左胸，然后，她无憾地撒开手，脸上仍然没有一丝表情，只像睡熟了一样轻轻地闭上眼睛，仿佛一切早在预料之中。

而皇太极，却说了一句话。那是在多尔衮赶到，将他扶起的一

刻。他的手握着胸前的剑，掌心迅速被血染红，是胸口的血，也是手掌的血。

手握住了剑，被剑割伤了。眼睛看到了美色，便被美色割伤。

这时候他已经明白她为什么会那样平静了。

一个已经做好一切准备，只等待死亡来临的人是没有恐惧的，甚至也没有了惊惶和愤怒。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活着的人因为对活着的渴望而产生的；如果已经决定了死，甚至很欢迎那死亡的到来，那么她对待死就会像对待早晨吸入的第一缕空气那样自然平静，视为寻常。

他有些震惊于自己的这份明白，明白得这样清楚，就像明白他自己。这明白使他蓦然地有一种激情，仿佛全身的精力都在往外涌，血畅快地从胸口喷溅而出。他知道，再不止住那血他就会死，血流得太快了，心脏已经承受不住。可是，在昏过去之前，他仍然挣扎着说了一句话。很轻，但是很肯定，就像他以往发布命令那样，毋庸置疑，违令者死。

他说：“要把她救活。”

第一章

大金深处那些凄艳的往事



一个女人，一个美丽的女人着白衣，长发如云，与宽大的裙一起在风中飞扬，像一面旗。

天聪六年(1632)秋。盛京宫城。

十王亭里,八旗将领和各部固山额真沉默地按品分坐,每人面前一杯来自中原的极品铁观音。

侍茶的小校跪在奏乐楼前拼命地对着红泥小炉煽火,这异样的寂静使他这样一个小小的茶奴也感到不安了。这已经是第二道茶,可是两王八旗都在自己的亭中各自端坐着,没有一个人讲话。连凤凰楼上的檐铃都沉寂,偶尔摇动一下,也哑哑地没有声响。

水渐渐地沸了,在鱼眼方过、蟹眼初生的当儿,小校偷偷从茶香氤氲间抬起眼,迅速向十王溜了一眼。那些,本都是英勇有助功的满洲武士,八旗中血统最高贵、地位最显赫的王族,现在却像是一群藉藉无名、正候在科举考场上等着发卷子的中原秀才,呆呆地望着前方的大政殿,一声不响——平日里,此时正是皇太极于此主帐问事,公务最忙的时候,可是现在,却因为皇太极的抱病停朝而使偌大金殿空空落落的,越发衬出十王亭的满而无当。

十王亭,其实是十座帐篷的化身,脱胎于满族最早的帐殿制。但自皇太极继位以来,八大旗共理朝政的局面日渐废弛,十王亭形同虚设,作用已经只限于用来举行庆祝典礼,议政的中心地也换到了西所新建的崇政殿,即使偶尔聚众议事,也只听得见皇太极一个人的声音,大家习惯了诸事由他一人决断,主持一切政务的做法。可是自从他在察哈尔战场上负伤归来,不再自己坐镇崇政殿独断专行,而重新命八大旗于十王亭共同摄政,反而让大家迟疑起来,忘记该怎么做了。

水“扑扑”地滚着,已经煎得老了,小校不得不硬着头皮提起壶来,跪行着往每位亲王的杯子里续茶。那些亲王正无事可做,看到小校倒茶,便都齐齐盯着他看,眼睛一眨不眨,仿佛要从茶水中找出什么破绽来。小校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注视,死一样的寂静中,“叮咚”的水声显得突兀而喧哗,每注完一杯茶,他的颤抖就更加剧几分,当膝行至礼亲王代善座前时,已经紧张得快哭出来了,倒茶时,竟有几滴水溅了出来,落在代善的手背上。

代善手上一抖,小校早已吓得立刻丢了水壶,四肢着地,一个劲儿地磕头。茶壶“嘭”地落在地上,滚沸的水溅得到处都是,迅速淹至小校的膝衣。小校强忍着,仍然只顾拼命地磕头,连求饶都忘了。

大家先是被那突然的声响吓了一跳，待看到小校魂不附体的狼狈样子，又不由觉得好笑。代善率先哈哈大笑起来，其余诸王也立刻随上，一齐纵声大笑。

茶奴被笑得莫名其妙，抬起头来愣愣地看着代善，代善随手抛了一锭银子给他，说：“下去换身衣裳，再请个大夫瞧瞧烫伤了没有。传我的命，挑个漂亮的女孩子来倒茶，别叫我再看到你笨手笨脚地惹人生气。”可是他说话的样子，却实在不像是生气。小校喜出望外，连忙四脚趴地磕了个响头，欢欢喜喜地领着银子去了。

一通借题发挥的大笑，使八旗将领的面色都缓和许多，礼亲王代善便抓住这个时机，率先讲话：“兄弟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议事了，都生疏了。可是汗王负了伤，现在养病，说不得，我们总得替他分担些，好歹不要出了什么差错……先议一下这次战事的成绩吧，睿亲王多尔衮在本次征服察哈尔部的战争中，除英勇杀敌，冲锋陷阵外，更立一殊功，眼疾手快，施展神射手的技艺，救大汗于危急。如果不是他那一箭，大汗这次只怕凶多吉少。所以，我建议给予睿亲王嘉奖。”

代善，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，受封四大贝勒之首，德高望重，战绩无数，领有两红旗。早在努尔哈赤时代，他就一直参预摄政临朝，论资历和威望，都居朝中大臣和众皇族成员之首，他既开口说话，大家也就都纷纷附和。

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此次出师大捷，睿亲王功不可没，无人能及。”

“还有多铎，在这次战事里也表现英勇……”

“肃亲王豪格的功劳也不小……”

评功定赏总是容易的，诸大臣互相拍着马屁，渐渐谈得热火朝天。

可是那谈论的中心人物——睿亲王多尔衮的心里，却并不高兴。天知道，他是多么地盼着皇太极死，盼得目眦欲裂。可是，他却亲手救了他。

因为本能。一个武士的本能。

整个满洲八旗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更像一个武士，他的骑、射、刀、剑，都是一流的，反应机敏、出手利落无人能及，指挥作战、调兵遣将比皇太极也毫不逊色，而用人善任、运筹帷幄更是略胜一筹。

他无双的箭法使他成为草原上的一则英雄神话，而出奇的英俊更令所有的满洲姑娘为之疯狂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响起小伙子崇敬的叫好声和姑娘们热情的尖叫声。

他，才是理所应当的大汗。

可是，当年父王努尔哈赤去世时，只因为年纪幼小，他输给了哥哥皇太极，而眼睁睁看着母亲乌拉纳喇氏被活活逼死。

那惨烈的一幕，成为他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永远的噩梦。

他不会忘记，那一天，是天命十一年（1626）八月十一日。他的父亲，“天命金国汗”努尔哈赤在大政殿去世，临终前，将四大贝勒代善、阿敏、莽古尔泰、皇太极召至面前，留下遗言：“我死之后，暂由代善摄政，俟十四儿长成后传位于他，为不使大妃乌拉纳喇氏干政，就请她陪伴我同归于地下吧。”

努尔哈赤一生中娶过十六个妃子，乌拉纳喇氏是大妃，为他生下三个儿子阿济格、多尔袞和多铎。长子阿济格虽然英勇善战，然而冲动鲁莽，不足以成大器；幼子多铎城府深沉，好学知礼，却失于文弱；惟有多尔袞，虽然只有十五岁，却天纵英才，早已成为草原上最善射的骑士和最英俊的贝勒。由他来继承汗位，可谓水到渠成，众望所归。

然而，儿子荣登宝座的代价，却是母亲命赴黄泉，这是怎样的一笔交易啊！

遗命由大贝勒代善转述。乌拉纳喇氏母子惊呆了。多尔袞抱着母亲疯狂地喊：“不！不要！我不要额娘死！”

代善久久地跪在地上，泪涕交流：“子为储君，母则赐死，当年汉武帝杀勾弋而传位其子，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啊。大福晋，为了十四弟的将来，我请求你答应。”

乌拉纳喇氏哭了，哭着哭着，又笑起来：“是吗？我儿要继承汗位了，多尔袞要做金国大汗了，是吗？”她抱着儿子，又哭又笑：“多尔袞，你要做大汗了，是吗？”

一种惨伤的情绪倏然贯穿了多尔袞的全身，他疯了一般地大哭大叫着：“不！不要！我不要做大汗！我要额娘活着！”

乌拉纳喇氏放开儿子，定定地望着代善，脸上忽然露出奇异的笑容，低低地问：“大贝勒，你说大汗为什么要让我殉葬？”